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全書

春秋昭公經傳解詁第九

春秋九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箋曰王始例月子野庶兄弟亦繼兄弟爲

子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
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

曹人于漕

戊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

諱義當正亦可知雖孤不以家尊辭國

箋曰大夫會例時戊惡當更名也春秋不爲此

見例然直書亦可見譏文
正之反不見矣
鄴內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据八年稱弟
箋曰据會

世子稱

貶

箋曰公子為貶

牙以弟稱此與同也

曷為貶

据八年殺

偃師猶不貶

箋曰

為殺世子偃師貶

箋曰下殺

据弟聘無貶文也

箋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世子復見弟故知

偃師大夫相殺稱人

此其稱名氏以殺何

難八

年事

箋曰此說貶

之之言

將自是殺君也

意先自難而下自釋也

明其欲殺君故令與

殺君而

立者同文孔瑗

殺君本謀在招

箋曰

明下稱弟不得貶之

故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殺者同箋曰据陳侯實卒非殺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箋曰孔瑗不稱大夫坐殺故招必誅也再

見例者公子牙內然則曷為不於其殺焉貶大夫此外大夫

据未殺也箋曰据殺世以親者殺然後其子直稱陳招亦可為貶

罪惡甚箋曰稱弟殺世子乃見孔瑗春秋不謀立招之罪及招之惡也

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招殺

偃師是也貶絕然箋曰此下弟子說經例

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

舒貶皆是也箋曰殺不明則貶以見之若齊仲孫夫人氏今招之罪已

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招即後稱弟殺於此稱

弟不足以減其罪沒其殺善招之有罪也箋曰

而故爲此文是爲大疑於會去弟乃見招得罪於兄所謂何著乎招

於文無罪者與此正相反而相起之有罪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

滅陳也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

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箋曰招殺世子未當國也而楚託以滅陳

是其罪由楚成之故於會貶招以致其意若曰陳侯早絕之則國不滅招不託親親則孔

瑗不生心是為防漸之微意為親臣示法非史臣儒生所知

三月取運

箋曰取例時月者蔡人龍說起下齊月取運廖震說起下九月取鄩

運者何

箋曰据季孫宿已入運

內之邑也

箋曰即季氏邑本公邑

也其言取之何

據自魯之有據君臣邑同繫國

不聽也

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為內喜得之箋曰先已公不得為政此公為政而不聽故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

秦無大夫

箋曰終春秋不見秦大夫文也

此何以書

箋曰据出奔非

賢稱弟

仕諸晉也

為仕之於晉書

箋曰非

無罪

夫者晉大夫

曷為仕諸晉

據國地足以祿之

乃得見也

有千乘之國

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

之詞

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

乘箋曰秦無千乘言千乘者明此假秦以

為法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耳

弟賢當任用之不肖將安處之乃仕之他國

與逐之無異故云爾

箋曰上見陳侯任弟

以滅嫌弟不可仕

故譏秦伯以示義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箋曰見世邾婁例日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箋曰敗狄例時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

據讀言大原也

文又不關義例弟子蓋自據史文問之非問

例也何注似經本大鹵但讀大原如伐伐之

有輕重則下傳不得

地物從中國

以中國形

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箋

邑人名從主人

邑人

曰地若沛河物若金車

名自得正

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

故從夷狄辭言之箋曰邑有改名各屬其

主若越於越小邾婁濫人若仲孫

原者何

箋

何忌仲孫忌公孫嬰齊仲嬰齊

原者何曰

據鹵不殖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勢分別之者地

不同原也

春秋元

四

原宜粟陽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
箋曰言但以地平名之不必墾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箋曰入出入惡例時去疾奔不得見入當

國乃見也

莒展出奔吳

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

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
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
重不嫌本不當氏箋曰出奔例時展蓋當
立者去疾或遣殺密州或乘亂逐展故坐去
疾篡非展爭篡也蔡
人龍說莒展已立

叔弓帥師疆運田

箋曰疆田一見例時嫌取運入運內邑文不明故見

田疆

疆運田者何

箋曰據田不重疆上取運稱運非田多邑少例

與莒爲

竟也

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北箋曰前見入運已取之於莒此既入公

而更正其界耳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

伐據非侵箋

曰據取邾婁田猶不帥師

畏莒也

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

失操煩擾百姓莒而往耳上見不聽文故

此帥師以疆之入季氏託言畏

葬邾婁悼公

箋曰見世邾婁葬例時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箋曰楚卒例日

楚公子比出奔晉辟內難也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為卽位見聘

夏叔弓如晉箋曰如例時亦卽位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冬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為乃復見之至河乃復箋曰復例時

其言至河乃復何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

乃復箋曰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

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箋曰昭篇見公復者再起大夫結彊國以

有乾侯之難

季孫宿如晉

箋曰如例時為公乃復見之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

泉卒

箋曰見世滕卒例日

夏叔弓如滕

箋曰如例時如滕一見於此起襄進滕也

五月葬滕成公

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

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
箋曰見世滕葬例月進同大國

秋小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三見朝者為即位始至

八月大雩

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旱

冬大雨雹

爲季氏箋
日雹例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

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
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箋

曰出奔例時燕加北亦附庸國也稱伯者附庸爵從其本封亦見伯子男一等之例見世進附庸成國致太平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爲季氏箋
日雨雪例月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箋曰會例時入見

世不殊淮夷見太平

楚人執徐子

箋曰人執君例時非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

箋曰伐例時月者齊借楚力以伐吳中國弱而假夷狄以義兵之名

本從魯往

執齊慶封殺之

箋曰執例時慶封不挈者不當國仍

為內危也

繫之齊者起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

箋曰据欒盈良霄不繫本國

為齊誅也

故繫之齊與宋魚石同也

其為齊誅奈何

箋曰据齊慶封來慶封走之吳以襄公二十年奔魯自

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吳封之于防

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吳封之于防

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然則曷為不言伐

防據防已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慶封之

罪何箋曰据楚子稱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為道

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

唯亂箋曰封防成國是脅君也猶繫於齊故知

齊國遂滅厲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

賢責之略

箋曰遂滅例時

九月取鄆

箋曰取例時月者起實國當言入也不繫取之者諱文

其言取之何

据國言滅箋曰据不繫不言伐我

滅之也

箋曰內諱

同故知滅國文

滅之則其言取之何

諱滅言入

內大

惡諱也

曰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箋曰初不能定其君乃因而取故使若

滅厲之師

取我邑而去者知非楚子等取者月為內取文也

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箋曰大夫卒例日見世錄四大

夫皆世卿不見單氏蓋已絕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箋曰舍一見例時月者起非實舍